

汉味小说中的武汉商业文化研究

李 婷

(武汉商学院 人文教研室,湖北 武汉 430056)

摘 要:汉味小说是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在文坛上出现的优秀地域文化小说,大量富有武汉地域文化特色的生活图景和民俗风情使之迅速成为当代文学史上的一枝独秀。武汉作为商都的特色也深深篆刻在汉味小说中。汉口商业故事的讲述、人物塑造上的商业文化特色、语言上的商业文化色彩,以及经商故事背后复杂的社会历史,不仅为汉味小说打上了深深的商业文化烙印,也使之成为武汉地域小说的鲜明标志。

关键词:汉味小说;武汉商业文化;人物塑造;语言艺术;平民经商

中图分类号: G127.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931X (2015) 03-0005-03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中国文学界地域文化小说成为当代文学画廊中的一大景观。而植根于武汉市民生活之中的方方、池莉、吕运斌、王仁昌、何祚欢等一批作家一系列杰作为地域文化小说涂上了一抹重彩。这些作品在复杂的文化冲突中展示武汉人的性格,在浓重的地域文化背景上勾勒世俗生活图像,以颇具风格的“汉味语言”描绘武汉市民风情,在当时的评论界称多之为“汉味小说”。

根据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李勇军教授对商业文化的界定:商业文化是商品流通领域中表现出来的具有商业特质的文化现象的总和。历来雄踞中部的武汉目前还没有成型的商业文化理论构建。这大概有诸多的原因。如地理上武汉是一个以集散商品、运输贸易为主的内陆商业城市,这样的城市特征形成了武汉善于开新而疏于聚敛的习气。历史上关于商业文化的物质与精神积累如同汉口码头的货物一样聚散无常、来去不定,难以形成确定的商业文化形象和商业文化的固化依凭。又因武汉商业文化的历史地位和成型都有待汉口的出现和崛起,但其商业源头最终却落在汉阳和武昌。因此三镇商业

历史的错落和不同的商业发展形态也使得武汉商业文化未能统一。也有论者将武汉商业文化概括为水性强、市井性、会通意识强烈等,或是开放竞争、兼收并蓄、诚实守信等,笔者觉得还都不足以全面反映武汉商业文化的整体性特征。但汉味小说中所叙写的关于武汉商业文化的诸多事项,却不得不受到读者的关注和欣赏。

武汉是一个大商埠。汉味小说以武汉地域为背景,而武汉地域中商业文化以汉口为中心。因此文学作品中的商业文化仍主要集中于对汉口的商业书写。汉味作家们选取的题材、塑造的人物、使用的语言及故事所反映的社会变迁,无一不透漏出商业文化的身影。经商讲究的是精明,天下人因“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都知道武汉人精明。《风流巨贾》中主人公那句“针尖上削铁”的生动比喻,那句“一根镢头把,插在汉正街,三年也会成精”的传神夸张,非有亲身的体验不能道出。

一、讲述汉口的商业故事

彭建新的“红尘三部曲”均艺术地再现了汉口作

收稿日期:2015-04-24

作者简介:李婷(1980-),女,湖北石首人,武汉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女性文学、地域文学。

为码头商埠城市的风云变幻。在汉口成长的过程中，各种社会力量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和利益纠葛，彭建新借助重大的历史事件为线索进行一一铺展。池莉的《生活秀》描摹的是汉口著名夜市排挡吉庆街的经营实况和生活图景；《你以为你是谁》中汉口的陆武桥从辞职到开餐馆发财也使经商之旅；《请柳师娘》中的李裕璧经营的悦新昌绸布庄因为革命日渐萧条等。方方的《水在时间之下》是一部汉剧史，同时也是一部水家五福茶园的兴衰史。水家起先是从船上做到岸上，从做茶叶的小生意起家，几十年做成了拥有制茶厂、货栈，又有茶园、茶庄的富贵人家；《风景》中穿插了五哥和六哥在汉正街如何成为万元个体户的经历。何祚欢的“儿子系列”讲述的是刘家、何家、和韩家三家的儿子在汉正街经商的起伏错落，三个主人公的名字：韩春泰、何昌农、刘怡庭的名字都正应了汉正街店铺取名的吉祥意图。这些汉口商业故事成为汉味小说中一道亮丽的风景，撑起了汉味小说的商业特色。

二、人物塑造上的商业文化特色

精明用于经商是生财之道，用于为人处世则是一种算计。《不谈爱情》中吉玲的母亲具备了几副面孔，该泼辣就泼辣，该体面也能体面，软硬兼施，硬是降服了精英文化下的女婿庄建非。《落日》中丁如龙想抛弃生母时，讲到了诸多光面堂皇的理由，点拨其兄长时也是采用了“引而不发”的述说策略，其算计精明甚至到了阴险歹毒的地步。《水与火的缠绵》中曾芒芒在与高勇谈恋爱时，对高勇的观察从手开始到生活习惯、行为品德、家庭背景等细致入微，甚至高勇在家里对家庭成员的不同态度都在曾芒芒的考察范围之内。后来的接触中，曾芒芒以为，了解多一分，深入多一分，对未来的希望就夯实一分，他们的爱情也就多了一分成熟与稳定。这样的算计和精明，是一个汉口女孩在长期的商业文化氛围中浸染的生活经营意识，利用她对高勇了解这点成本来划算她的将来的家庭成果。她的母亲虽然是一个根正苗红的革命干部，但是在女儿的男朋友进家门之前，更是撒开了一张巨大的调查之网，将高勇的祖辈到父辈的工作、人品、个性等调查了个一清二楚。这种经济背景、家庭出身、教育状况、单位前途等各方面的细致权衡，实在是像将女儿做一桩买卖。《香烟灰》中当詹国滨在父母的恳求下决定下放时，脑子突然开窍了。他想自己这么年轻就已经有了一定的政治资本，如果主动要求下放，那么可能会获得更大的政治资本。于是他把农村当成一个跳板和一个镀金的革命熔炉。他还采用了联姻这种古老却依然行之有效的最佳方式，与公社书记的女儿结婚。这每一步的设计都透漏出詹国滨过人的算计、精明与务实。方方《风景》中的五哥、六哥和红衣女子更是小买卖商人的代

表。五哥原本是工资不算低的建筑队的泥瓦工，但他得知自己辛辛苦苦一个月还不及个体户一天赚的钱多，就打了辞职报告，在汉正街做起了汗衫生意。因为滞销他心烦在街上闲逛时碰到以次充好的毛衣小贩，他只用手一捏就知道毛线中的晴纶多于羊毛，并准确地说出了出厂价。红衣女子是一群小商贩的头头，自然是比一般的商人更精明、更有智慧。她一下就揪出恶作剧的始作俑者——五哥。当她得知五哥手上积压了一大笔汗衫不能出手时，她以一千元提成为代价给了五哥扭亏为盈的点子。而七哥在追逐权势过程中，遇到一个高干家的女儿，他利用女人的父亲这座桥梁去完成自己改变命运的野心，去达到自己永远脱离底层、斩断穷根的目的，而女人需要七哥的青春和忠诚的依恋。“七哥固然利用她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她也一样地利用七哥去获得全新的生活”。这就是一场情与权的交易。《生活秀》中的以老婆为中心的来双元在老婆的怂恿下总想从妹妹身上捞点什么油水；来双扬为收回祖屋不停求助的房管所所长终是她用九妹进行交换之后才给了她本来应得的房产证等。这些人物明显都是从商或带有商业文化色彩的性格特征。

三、语言中的商业文化色彩

武汉方言以汉口话为代表点，因为汉口自明清以来是武汉的经济文化中心，现在也是武汉的政治和经济中心。作家方松华的《风云大武汉》是以宝庆帮、益阳帮、安化帮为主线来写的，这三个帮会是武汉三镇码头上最大的帮会，承载着百年武汉码头的江湖文化。三个帮派虽然消逝了，但沿袭下来的商业文化却结结实实地跌落在汉口民众的生活中。至今汉口还残留着“宝庆”、“打码头”、“拐子”、“盘算”、“水货”等商业语汇。随着时间的流逝，旧时商业语汇的内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池莉曾在《乌鸦之歌》中说：文字没有生命。生命是运用它的那个人赋予的。武汉话因为在武汉人的口头和生活中被赋予了顽强的生命和活泼的含义而具有粗俗和商业化的特点。方方的《黑洞》里的姐姐这样对陆建桥说：“找老婆就得找这样的。不光自己吃不了亏，而且还能占到别人的便宜。”彭建新的《招魂》中刘宗祥说“我是做生意的，跟不会坏事的革命党打交道，向他们的‘业务’里头投资，我就不会折本。”“这小娘们真不愧商贩世家出身，真正的城市人，为家里打一副小算盘，打得精着呢！……哪一户人家，面子不是温情脉脉的，可实质上呢？不都是打着自己的小算盘。”《生活秀》中的来双元不无廉耻地这样暗中自得。《招魂》中“自己省了一堵墙，借人家的山墙，搭‘盖偏厦’的房子，称之为‘搭镶边’。”现在在商业活动中多引申为借助人家为主而自己得点好处、分一杯羹的行为。这“搭镶边”现在是武汉常见生活用语，完全没有了嘲

讽的意味，反而多是一种自嘲或对对方略表敬意的意思。池莉的《托尔斯泰围巾》中“家庭使用以后余下的东西，武汉人总称它们为破烂；对于收破烂的人，武汉人也简称破烂。”武汉生活口语中对做收破烂这样的小买卖常常会用行当本身来称呼，还有诸如扁担。方方的《万箭穿心》中多次出现“扁担”一词。当李宝莉对万小景说要“现钱”时，万小景说只有汉正街的“扁担”才能享受这个待遇。“扁担”本是一种原始的运输工具。在武汉方言中，“扁担”成为一种职业的别称，指专门在汉正街用扁担替人挑货的苦力。扁担们的工作主要是帮经商户顾接送货物到码头或车站。这种形象的称呼表现了武汉人性情中的俏皮，“扁担”一词也积淀了汉正街商业文化中的市井性与行业性特征。

四、平民经商背后的社会变迁

彭建新的长篇小说《孕城》、《招魂》、《晚世》可称得上是一卷卷汉口市镇化的“清明上河图”。小说中关于买办资本家刘宗祥的人物刻画具有相当典型的商业文化意义。刘宗祥在经商的过程中不断感悟：“世界上一切都同生意有关，一切都是生意。”在刘宗祥的商业经历背后是汉口城市的形成与历史变迁，是清末民初时期这个九省通衢近代商埠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历史缩影，是近现代汉口市民阶层的命运和性格随着社会变革发生改变的真实历程，其中折射出的近代中国屈辱和抗争的历史更是动人心魄。1979年9月，武汉市利用汉正街悠久的商业传统，开办了全国首个汉正街小商品市场，并对个体经营户核发了经营执照，这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商业历史上迈出了开拓性的一步。1982年8月《人民日报》发表了《汉正街小商品市场的经验值得重视》的社论，赞誉汉正街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和“风向标”。这一重大的历史转变在池莉、方方等汉味作家的作品中也有深刻的表现，多部作品都叙述了普通市民借助开放浪潮下海经商这一社会变革。《化蛹为蝶》中的小丁、《致无尽岁月》中的大毛、《来来往往》中的康伟业、《生活秀》中的来双扬、《风景》中的五哥和六哥、《水与火的缠绵》中的高勇、邝园等，都是借改革开放初的经商热潮投身商界。汉正街的小个体户发迹史正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经济恢复时期和改革开放时期的社会变革产物。《生活秀》中

当来双扬把炸臭干子的小摊摆在自家门前时，所有的工商和城管都不知该称之为为什么，该怎么管理。这是中国早期的个体户的雏形。自来双扬开始，吉庆街的餐饮业个体经营风起云涌，也开始了个体经营的新时代。《风景》中五哥和六哥在汉正街街道上摆小摊的情形，也是改革开放之初风靡全国的经商热潮的一个缩影。

武汉著名的史学大家皮明庥先生认为武汉的文化是商埠文化，是江汉交汇的内陆商埠文化，大武汉就是一个大商埠，也是一个大码头。因此武汉独特的商业文化对所有的汉味作家与作品都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浸润在商业文化中且聪明的武汉商人，为什么一直在历史上没有形成类似徽商、晋商、潮商等大商帮或相应的商业文化理论呢？原因毫无疑问是多方面的。其中地域或地理位置的双刃效应，以及商业产生根源的差异，加上文化意识薄弱，商业经营少有传承性，使得武汉商业文化的研究和整理与商业的繁盛产生了极大的不协调，商业文化的精神核心和引领功能早该得到商界的重视与利用。然而有关武汉的小说能切实关注武汉作为商都的特色，展示文学中的商业文化因素和特色，无愧于武汉地域文化的代表。这种文学想象和叙述，对构建武汉商业文化乃至武汉城市文化都将具有深远的意义。

注：本文为武汉商学院职业人文素质教育研究所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 [1] 皮明庥.武汉商埠文化——大码头文化[J].湖北大学学报,2011,(9).
- [2] 姚伟钧.老武汉的商业民俗[J].武汉文史资料,2007,(11).
- [3] 樊星.汉味小说与商业文化[J].武汉商业服务学院学报,2006,(12).
- [4] 李勇军.近代汉口商业文化的变迁[J].江汉论坛,2006,(12).
- [5] 刘建湖.中国商帮的地域特色与文化承接[J].商业时代·理论,2005,(29).
- [6] 方方.方方小说精品[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
- [7] 池莉.来来往往[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0.

[责任编辑：张磊]

(下转第15页)

（上接第 7 页）

Research on Commercial Cultures Implied in Wuhaner Novels

LI Ting

(Wuhan Business University, Wuhan430056, China)

Abstract: Wuhaner novels, a distinguished local literature, sprang up in 1980s. They depict the life and folk custom in Wuhan city and its peripheral area. With the distinct feature of the regional culture, they have established a unique presence in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Wuhan's characteristics as a commercial city has also been embodied in the novels. The narration of merchant's stories in Hankou, characterization with commercial cultures, use of business language and complex social and historical background reflected in the merchant's stories symbolize as well as branding the Wuhaner novels with commercial cultures.

Key words: Wuhaner novel; commercial culture of Wuhan; characterization; art of language; civilian merchants